

韓氏製陰符將畢先舉愚人用天地文理之成聖然後自謙之曰我以時物之文理之作皆謂後其身而身先也許真人曰時物文者人事也言不必觀視天文玄象但常以善道隨時應物縱有灾怪出現不為害亦松子曰理於賢人亂於不肖體天法道合節依時以此理修華凡有哲陰盡純陽真道乃畢鍾離真人頌曰玄象高明示吉凶愚迷悛理亦成功但隨時物行真善日月无窮道自通呂真人滿庭芳云大道昭然明休咎吉凶懲警凡夫悟來悛省修慎即无虞禍福惟人自召觀世物方顯榮枯臨機應常行德善殃厄永消除陰符然義簡文微旨密提挈達愚放神光輝燁照燭昏衢抱一丹成國富民安泰神樂清虛強兵勝純陽鍊就飛步入玄都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

黃帝陰符經注

黃帝陰符經注并序

閔五

陰符自黃帝有之蓋聖人體天道之機也經曰得機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失機者萬變而愈衰以至於亡厥後伊呂得其末分猶足以拯生靈況聖人乎其文簡其義玄凡有先聖數家注解互相隱顯後學難精雖有所主者若登天无階耳近代李筌假託妖巫妄為注述徒奉人事殊紊至源不慚窺管之微輒呈酌海之見使小人竊窺自謂得天機也悲哉巨罔愚昧嘗謂不然朝願聞道夕死无悔偶於道經藏中得陰符傳不知何代人製詞理玄邈如契自然臣遂編之附而入注冀將來之君子不失道旨矣

黃帝陰符經注

張果先生注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自然之道无所觀也不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心存微而无所見故能照自然之性唯深微而能照其斯之謂陰執自然之行无所執也不執之以手而執之以機變通而无所繫故能契自然之理其斯之謂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機而陰符之義盡矣李筌以陰為暗以符為合以此文為序

首何昧之至也

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者命物時功神也傳曰聖人之理圓大而不顧其細體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則導道希德以化之履險則用權發機以極之務在言天地謀在濟人倫於是用大義除天下之害用大仁興天下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反經合道之謀其名有五聖人禪之乃謂之賊天下賴之則謂之德故賊天之命人知

其天而不知其賊黃帝所以代炎帝也賊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堯所以代帝擊也賊天之時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舜所以代帝堯也賊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賊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殷湯所以革夏命也故見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太公以賊命為用味以取其喻也李筌不悟以黃帝賊少女之命白日上騰為非也

乎身

傳曰其立德明機用妙發之於內見之於外而已豈稱兵革以作寇亂哉見其機而執之雖宇宙之大不難乎掌領況其小者乎知其神而體之雖萬物之衆不能出其胃臆況其寡者乎自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李筌等以五賊為五味順之則可以神仙不死誣道之甚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傳曰人謂天性機為人心人性本自玄合

故聖人能體五賊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傳曰天機張而不生天機弛而不死天有弛張用有否臧張則殺威行弛則殺威亡天殺之機息然天以蒸為威人以德為機秋冬陰氣嚴凝天之張殺機也故龍蛇畏而蟄伏冬謝春來陰退陽長天之弛殺也故龍蛇悅而振起天亦有寒暄德亦有寒暄人亦有寒暄德刑總肅君之張殺機也故臣下畏而服從德失刑偏君之弛殺機也故姦雄悅而馳騁位有尊卑如人有天地故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寇亂所由作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尊卑猶是華太公諸葛亮等以殺人過萬大風暴起晝若暝以為天地反覆其失甚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傳曰天以禍福之機運於上君以利害之機動於下故有德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无德者萬化而愈衰以至於亡萬變定基自然而定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傳曰聖人之性巧於用居窮行險則謀道以濟之對強與明則行義以退避之理國必以是行師亦以是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傳曰九竅之用三要為機三要者機情性也機之則无不安情之則无不邪性之则无不正故聖人動以伏其情靜以常其性樂以定其機小人則反此故下文云太公以三要為耳目口李筌為心神息皆忘機也俱失陰符之正意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傳曰夫木情靜動而生火不覺火盛而焚其質由人之性靜動而生姦不覺姦成而亂其國夫明者見彼之隙以設其機智者知彼之病以圖其利則天下之人被愚而我聖是謂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无不謂得道之理也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

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傳曰天地以陰陽之系化萬物萬物不知其盜萬物以美惡之味饜人人不知其盜人以利害之謀制萬物萬物不知其盜三盜玄合於人心三才順動於天理有若時

然後食終身无不愈時然後動庶績无不安食不得其時動不得其機殆至滅亡

故曰食其時百骸治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傳曰時人不知盜之為盜只謂神之能神

鬼谷子曰彼此不覺之謂神蓋用微之功著矣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靈別以聖人惡人為喻何甚失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傳曰日月有唯運數也大小有定君臣也

觀天之時察人之事執人之機如是則聖得以功神得以明心宜理合安之善也筌以度數為日月以餘分為大小以神系能生聖功神明錯謬之甚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君子得之

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傳曰其盜微而動所施甚明博所行極玄妙君子用之達則兼濟天下太公其人也窮則獨善其一身夫子其人也豈非擇利之能審小人之則失其身大夫種之謂

歟得利而亡義李斯之謂歟豈非信道之不篤焉

替者善聽替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傳曰替者善於聽忘色審聲所以致其聽

替者善於視遺耳專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眾之功一晝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息之所以精也故能用萬眾之人筌不知師是眾以為兵師誤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傳曰夫心有愛惡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視而察之於外心應而度之於內善則從而行之否則達而止之所以觀善而懲惡也筌以項羽其目機心生於物以符堅見機心死於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

機心死於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

天之无思而大思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傳曰天以凶象咎徵見人能儆戒以修德以迅雷烈風動人之恐懼以致福无思而生大思之謂也李筌以天地不仁為大思以萬物歸於天為蠢然與陰符本意殊背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傳曰未發謂之中守中謂之常別樂得其志而性有餘矣安常謂之自足則靜其志而廉常足矣筌以奢為樂性以廉為靜殊乖至道之意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傳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效明而不可違公之至也體聖體之亦然筌引孫子云視卒如愛子可以之俱死何也

擒之制在系

傳曰擒物之以系制之以機豈大小之才手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筌不知擒義誤以禽獸注解引云玄龜食蟬黃腰啖虎之類為是悲哉

擒之類為是悲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者人之所愛厚於身大過則道喪而死自來矣死者人之所惡於事至明則道在而生自圖矣福理所及謂之恩禍亂所及

謂之害損已則為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筌引孫子用兵為生死丁公管仲為恩害

異哉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人以時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其期聖我以不期其聖

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无所不知而蔽之以无知小愚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知四時之行知萬物之生皆自然也故聖人於我以中自居之謂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夫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滅亡理國以道在於損其事而已理軍以權在於亡其兵而已无死機則不死鬼神其如何无生機則不生天地其如何聖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國

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機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機也除死機以自取其生情者死之機也筌不瞭天道以愚人聖人體道愚昧之人而驗天道失之甚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上文在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傳曰自然之道无為而无不為動靜皆得其性靖之至也靖故能立天地生萬物自

然而然也伊尹曰靖之至不知所以生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傳曰浸微也天地之道體者而用微變通

莫不歸於正微之漸故能分陰陽成四時之至順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傳曰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天地之位自

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姪

灶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傳曰道之至靜也律曆因而制之不能叶

其中為默居之謂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傳曰八卦變異之伎從是而生上則萬象下則萬機用八卦而體天用九疇而法地恭之以炁候貫之以甲子達之以神機閉

之以詭藏奇請之蕩自然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傳曰陰陽相勝之術坦微而不遺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進乎精曜象矣

黃帝陰符經注

四五

九